











孔叢子註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提要

研經室外集卷二

孔叢子注七卷提要

舊本題曰孔鮒撰宋宋咸注咸字貫之建陽人天聖二年進士仕至都官郎中詳何喬遠閩書是編依宋巾箱本影鈔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帙相合以世所傳三傳之本校之曼然不同如小爾雅廣言俗刻作浮罰也此作浮罰也禮記投壺若是者浮正義所引可據也咸注亦典雅簡潔卷首載自序併進書表王伯厚玉海稱咸上所注揚子孔叢子賜三品服今所注揚子更不可得矣



進孔叢子表

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臣注孔叢子
奉

聖旨附遞投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
成傳釋辱漢家之大詔廣示甄收退
省安庸實深震悸臣咸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還子思而後
聖嗣不絕賢才挺生皆道被於門人

悉教施於侯氏古今制度曲盡於討論禮樂綱衡並歸於矩矱成書雖在歷年滋深蓋著非一時故語類三豕臣咸伏念上卷蓋闕里之事業中篇乃聖人之子孫儻絕筆而未明則後代而何覩因以吏隙輒然管窺取諸史以究尋用羣經而參驗旣指歸而斯得復刪定以無繁爲注之文廣析

其理然小臣之學古當

真主之好儒有所述傳豈宜隱去遂
剋其奏用文于天豈謂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
陛下惟極宜慈未嘗自聖雖微言而
必采在介善以無遺遽降

玉音下從人欲臣是敢虔効編摩之
制仰塵黼黻之明雖姓異卯金素非

於廣學倘恩垂乙夜特賜於詳觀
詔近侍以刊修許善工而摹鏤參汲
冢之蠹簡大行於時庶鄴人之緒言
不墜于地則非獨孤生之有遇抑亦
素教之增輝永期大忠仰酌鴻造臣
無任干

天冒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注孔叢子七卷

口寫成五冊附遞投進以聞伏候
勅旨

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廣南西路諸
軍州水陸計運轉運使兼本路勸農
使朝散大夫尚書度支郎中上輕車
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宋咸上表

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
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托目疾
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
子順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爲
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叢
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藏又以
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口

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
所得本皆豕亥魚魯不堪其讀臣凡
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完集然有
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乃
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
鬼谷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
尚且命氏于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
之言三代之術六藝之要在焉非諸

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故敢具
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嘉祐三年
戊戌歲二月日提點廣南西路諸州
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
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緋
魚袋借紫臣宋咸謹序

孔叢子篇目

卷一 嘉言第一 論書第二

記義第三

卷二 刑論第四 記問第五

雜訓第六 居衛第七

卷三 巡守第八 公儀第九

抗志第十 小爾雅十一

卷四 公孫龍十二 儒服十三

對魏王十四

卷五

陳士義十五

論勢十六

執節十七

卷六

詰墨十八

獨治十九

問軍禮二十

答問二十一

卷七

連叢子上二十二

連叢子下二十三

孔叢子卷一

宋咸注

嘉言第一

是書之第以孔子順之

言爲之先後以嘉言名篇者取夫子應答之善言爾

夫子適周見萇宏言終退萇宏語劉

文公曰

萇宏周大夫萇叔也劉文公王卿士劉卷也劉畿內之國

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

顙

河目言深且廣

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

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

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
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
今周室衰微職王而諸侯力爭孔邱
布衣聖將安施義宏曰堯舜文武之
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
而已矣言仲尼雖不得其位以行堯
舜文武之道亦可以正其統
紀而已矣祖憲章然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
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陳惠公陳悼
太子

師之子曰也蓋大城因起凌陽之臺
楚平王立之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
吏即臺起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
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
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
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
赦所執吏旣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
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

六州

仲尼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蓋有九州之六

即雍梁荆豫徐

揚也

青兗屬紂

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

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

謂經所

始不日庶民子來

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

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子張曰

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

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

應三十

之男陽之數

之義男唱而女隨之

義也以爲績組紉織

組紉者條也紉亦

也織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

黼若斧形黻若兩己相戾赤與青謂之文白與黑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婦人之所有大功也

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

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

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宰我使

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邱據齊猶大夫

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邱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邱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而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邱

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
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
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

而遂曰售此欲
售猶欲驗之云凡言其方者稱其良

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

焉私謂竊訪齊
之所以危亡曰齊其危矣譬若載

無輶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

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
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
曰夫死病不可爲鑿夫政令者人君
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
久矣子雖欲挾其軻而扶其輪良弗
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
此以往齊其田氏矣後田恒弑簡公
海濱呂氏絕祀○齊東郭亥東郭賈
卒有齊國焉

止之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
夫子曰子爲義也邱不足與計事揖
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
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
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
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
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
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

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
而填之填猶也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
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
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旣而
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
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
哉○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
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繫

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
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類謂倫
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
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喻此與之言也懼強直之言也諫

論書第二

論書者仲尼與諸侯

然自子張問聖人受命泊有鯀
在下子張問書大義凡三事舊
在嘉言篇臣咸令易
之於此首庶一貫焉

卷二

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
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
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
也湯武順天以誅惡
舜禹順人以歸義夫不讀詩書易
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
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聖人以百姓心
爲心故詩書易
春秋於之○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
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

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
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
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
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
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
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
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己之娶必告其

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

爲天子其如舜何聖父頑母嚚雖堯大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

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

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勲焉於洛誥見

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謂君臣

賢稱禮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謂世

賢之美德宅土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

賢之德宅土

謂典章教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

泰誓可以觀義謂天命五誥可以觀

仁謂弔民甫刑可以觀誠謂欽慎通

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子曰

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

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

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

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

子卷一
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
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
其唯洪範乎心悅乎德而錫之福以
至乎大中非發中見外
何○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
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
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
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
未可謂能爲書也○子夏讀書既畢

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
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
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
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
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
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
壞室穴居也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
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己貧

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
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
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
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
覩其裏也表者禮樂仁義之美裏者天命之極夫闕其
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與百
官之美乎○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
麓錄也言大錄萬幾之事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

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宗尊也尊而祭之有六神禋者煙也潔也精也煙者言攝祭升煙于天也潔者言其潔清也精者言其精肅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

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

壇曰太昭

以祭四時之功大大而明著也祖迎於坎

壇所以祭寒暑也

祖送暑或迎暑以

陽祭寒暑於坎壇以象主於郊宮所以

祭日也

壇也言壇土為壇域若宮祭日

然夜明所以祭月也

其壇曰夜明故幽

崇所以祭星也

祭星壇曰幽崇言星

域者瑩零崇所以祭水旱也

祭水旱壇曰零

崇雩者吁嗟之辭言禋于六宗此之
祈之則爲吁嗟之聲
謂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
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
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
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
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旣然矣諸
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

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
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
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
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書曰
維高宗報上甲微甲微即後八世
祭也以報其德謂定公問曰此何謂
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
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

大嘗而報祭焉

禮毀廟之主藏於祖中祔以古室始

大祭則出之此制蓋當時然歟

所以昭其功德也公

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列可以與

於報乎孔子曰邱聞昔虞夏商周以

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

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

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

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

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

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
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
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
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
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
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
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

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

附奔轅

先後禦侮謂之四鄰

胥附猶相附奔

輶

猶

以免乎牖里之害

四臣即散宜生閭大南宮

顛

也

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

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

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

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

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

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四

友此

○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

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

臣有辭爲

爲閱實

是故遲公笑而目

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

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

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

侯

成王既滅三監以其地封康叔爲孟侯曰孟侯者孟長也言以康叔

卷二

上四

爲五侯之長若方伯然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
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
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
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
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
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
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
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
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
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
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
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
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
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

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
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
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
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
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
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
也公曰善

張華博物志稱小山有夔
其形如鼓一足豈非世傳

之誤好事
者之爲耶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餽夫子也饋遺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

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

百人哉

○秦莊子死

魯大

孟武伯問

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

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

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天太顛散

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

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

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公父文伯

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魯大夫名歆也相室諫之相室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

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旣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

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
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
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
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
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
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
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

衛

卿

公

以

威

叛

而

奔

晉

衛

以

衛

侯

哭

之

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

行盡寘諸戚

戚居之

乃斷而善

晉大夫二

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

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

善

晉大夫謂

能結其

心

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

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

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

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

亡

亡

亡

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

也

史記與此文未孰是

○孔子使宰子使於

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子以遺

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

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

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子對曰

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

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

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
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
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
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
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
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
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
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

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
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
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
子之德也大矣宰子歸以告孔子孔
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
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
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
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

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
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
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
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
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
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
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
其若義何○顏離魯人善事親子路義

子路一
之後讐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
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
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
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
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
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
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

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
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子讀詩及小
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
道之所以盛也六州之人被文王
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雖不
而不忍去之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
心君子也稱切磋琢唐於考槃見遁世
之士而不悶也雖窮處不忘君之忠於木瓜見

包直之禮行也

投此好始於緇衣見好

賢之心至也

德之盛而使於雞鳴見

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以蠅聲爲雞

之甚

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無功

取禾非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

大也

以晉爲唐於下泉見亂世之思

明君也

謂之主庸臣於七月見幽公之

所造周也

后稷太王是於東山見周公

之先公而後私也以表周於狼跋見
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患難不失其正於
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君將意之厚臣亦至
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臣非桓文
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由文王之化遂皆正
直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誦大臣
不安得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
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我蓼莪言父母生

先祖胡寧忍予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

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
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
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
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卷一

孔叢子卷二

刑論第四

禮以先民遂至於刑爲輔亦自情

設故夫子之論獨名于篇此有

附於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

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
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
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衛將
軍文子衛卿名彌牟問曰吾聞魯公父氏
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
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
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
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

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

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駢如舞非策
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
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
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
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
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
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
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

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爲政興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

息

止盜猶大盜也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

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

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

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

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

能遠者以止其源而

禮教先之

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

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

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矣○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

非終乃惟一才昔災適爾既道極正歟享時
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
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
術歸於察寬則民慢慢則以察察之之
術歸於義察則民過過以義義之之
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
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
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

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一作疾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爲小罪故宥過赦小亦傷乎義況爲之大罪

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非怒其人但疾其意之有險害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刑人於市今之聽訟者與衆棄之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

古之道也

非以任情爲刑
反古而何

○孟氏之臣

叛武伯問孔子曰

如之何答曰臣人

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

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

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

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

除又何執焉

此所謂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故李廣衆降世稱

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

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
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
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
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
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

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
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
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
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
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
毀爲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於夫
子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
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

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
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
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
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
知是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
必亂成矣○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
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
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

以疑心誠神通則周其所察聖人難
諸雖聖猶難況其○趙簡子使聘夫
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犢
之見殺也皆晉之賢大夫迴輿而旋之衛息
鄒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
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
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鳴眷然顧之慘
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

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軼息鄰傷
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
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哀公使以
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也故夫
子作邱陵之歌言魯主之道難且險
以評曰登彼邱陵蒨蒨其阪蒨蒨山貌也邱陵高且險其阪又崎嶇相屬邱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仁道在
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

然迴慮題彼泰山

題顧也泰山謂魯也言歷諸國既無

新用復

顧魯

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

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

以永歎涕賁潺湲

言公室既爵確而

棘欲代去又無答

柯梁甫

○楚王使

使奉金幣聘夫子

也昭王

宰子冉有曰

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

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

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楚安能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用我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春秋作西狩此云樵於野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麋身

而肉角豈天之妖乎

爾雅麟麋身牛尾一角毛詩義

色

蹄曰麟乃馬足黃端角圖有肉

夫子曰今何在吾

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

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

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

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

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

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

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
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
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

孔白字子思也

雜者諸子百家
非聖人之道也

子思曰先人有訓焉

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屬必由砥
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

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
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
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
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
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縣
子問子思曰縣子名吾聞同聲者相
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子
國僑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焉而世謂子產仁愛

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
未論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
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
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
愛譬言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
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
舍珠璣他甸切巷哭三月杼瑟不作夫
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

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
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
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
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
李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孟子車尚
幼請見子思與孟子師一字子思子思見之
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
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

聞士無介不見

古者主有客有介
諸侯七摺七介大夫

三五

碩三介士

女無媒不嫁孟子孺子無

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

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國名

變遇程子於塗

仲尼稱程子
天下之賢士傾蓋而

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

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

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

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言賓則送之今書于
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
言當為

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
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踈遠也子思
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孺問
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
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
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

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
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魯穆
公名顯之子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
先君之業二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
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
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
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
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

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彼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

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

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
孫而立其弟文王舍其嫡長伯邑考
而立次子武王發微子
舍其弟微仲而立是何法也子思曰殷
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
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
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
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
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而言權者見幾
作非可爲

常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
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
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
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
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
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言不能審
其賢愚則卜其吉而立之亦權也○孟軻問牧民何
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

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利非財利之利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衛於衛君曰

衛昭公

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卒得此

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賤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

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
曰謹受教矣○子思適齊齊君之嬖
臣美鬚眉立乎側公濟平齊君指之而
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
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
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後得
寄帑於君之境内從繼負之列其庸
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仍所病也昔堯

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髡背僂亦聖髡體也不以鬚眉美髡謂爲禿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鬚之不茂也○子思謂子上曰

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
焉者非唯志乎志可以成其志者非
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
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
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
志矣○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
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
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

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

故相詭乃各時也○子思在齊尹文

子濟大夫有書三卷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

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

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

英而丹朱商鈞不及匹夫以是推之

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

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

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
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
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
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
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
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
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

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
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
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
敢侮其唯高遠乎○申祥問曰子張
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
王而王同嚳之後也帝嚳次妃簡狄
生棄舜命作后稷爲周之祖周人追
徙爲商之祖帝嚳元妃姜嫄
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

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
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
之訟伐崇邦退犬戎崇侯虎商時諸
之犬戎逐獫狁追王大王王季何也
夏文王逐之追王大王王季何也
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
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
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
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

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
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
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曰君
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
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
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之束脩
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
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

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
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羊客問子
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
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
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
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
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帝乙紂王
季以功九命作伯一命受職再命受
服三命受職四命受

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
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
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
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
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
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
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
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

曰

樂朔御者言

之

此

雖

以

宋

爲

舊

然

世

有

讐

焉

請

攻

之

遂

園

子

思

宋

君

聞

之

駕

而

救

子

思

子

思

既

免

曰

文

王

囚

於

牖

里

作

周

易

祖

君

屈

於

陳

蔡

作

春

秋

吾

困

於

宋

可

無

作

乎

於

是

撰

中

庸

之

書

四

十

九

篇

作中

聖祖

之業

授弟

子孟

軻之

述

之

述

庸

篇

數

百

人

禮

記

中

庸

篇

乃

其

畧

也

孔

叢

子

卷

二

孔叢子卷三

巡狩第八

莊伯之論不及他義獨明巡狩故專其目

子思遊齊陳莊伯齊大與登泰山而

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必旺封禪文命

山故增封泰山之高以報天壇禪梁

甫之厚以地皆列石紀曰己之續

壇曰禪以其祭神故從地為陳子曰

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

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

以齊之衆義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

有德者

言義以結鄰國

則齊桓晉文之事不

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

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

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

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是計

必不能行欲聞何爲陳子曰吾雖不

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

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縱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每舍奠焉釋音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于上帝禮記至吐帝望秩山川觀岱岳

序皆祭之秋山所過諸侯各待境之國

境上其君皆於迎持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

親問之然後勤方岳之諸侯有功德

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

削黜敗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

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

以知其志賈讀價言以物賈賤之等

也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

等協時月日辰

四時之節氣月之大

序

度之長短量之等平衡之輕重衣

入其疆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君免

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爲無

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

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

五月至于南嶽又西巡八月至于西

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
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捨敢入宮
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
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
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
曰諸侯朝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
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
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

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
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
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此言出
里則百里七十里五里封
則與巡狩禮同曰無變其不越封
境雖行如國如不越封則陳子曰古之
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
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僭者

數本皆作潛詳其
行已疑爲公儀休

之兄

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

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
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
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
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
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

疏食水飲，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
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
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
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
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閭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

邑叛而適魯。

溫齊大夫也。晏孺子元年田乞與鮑牧以兵逐

子高

昭子國惠

穆公聞之

謂子思曰：子

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
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
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
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
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
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
問子思曰吾聞龐攔氏子不孝其行
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

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
不化若夫過行也過遺是細人所識不
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
曰善○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
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
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
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
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

子思子
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
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
則亦所宜貴矣事旣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問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
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
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
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
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

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
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
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
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爲斯人也者
非虛則愚也此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後世非詐則愚故○胡母豹謂子思曰
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
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

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
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
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
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
脩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
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
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
思曰然仍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

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之
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
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
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穆公
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
曰爲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
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
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

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
由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
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
哉

能

知足則不取何富如之
率道則無辱何貴如之

抗志

第十

志

意修則可
是篇皆子思

驕於

王

之言
子宜法

曾申

子參之

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

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

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
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
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子思居衛衛
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
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
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
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
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

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居衛
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
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
君宗廟在焉柰何弗服子思曰吾豈
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
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
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旣無列
於魯謂無位也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

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

二君之義也

言寄臣於衛而爲魯縣君服是有二君矣

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衛君言計

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

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

邱懿子曰

衛大夫

何乃若是子思曰人

主自臧

善也

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

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

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聞莫甚焉不
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
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
若此不已國無類矣類無也○子思謂
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
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
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

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
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
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
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
君臣乎○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
何如答曰無非言臣之君曰寡
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
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

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也射度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疚也病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司徒文子衛司改葬其叔

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
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
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
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何三年則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
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
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
行事也言大功未葬則以所除之服
葬訖而除其虞祭則以吉

行 ○公叔木謂申祥曰 孺公叔

或作朱春秋 魯本 作戌 吾於子思親而敬

之子思未吾察也 申祥以告曰 人求

親敬於子子何辱焉 子思答曰 義也

申祥曰 請聞之 答曰 公叔氏之子愛

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 人不同而愛

熾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

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

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柰何答曰

有龍穆者

孟子

子疑

龍

穆子

趙岐

謂古之

不爲

所

不爲

賢

所

不爲

所

不爲

所

不爲

所

不爲

所

不爲

所

不爲

所

不爲

所

人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

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

子交之橋子良

衛賢

修實而不修名

爲善不爲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

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

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
而不知賢也○子思自齊反衛衛君
館而問曰衛公敬先生魯國之士然不
以衛之褊小猶步王趾而慰存之願
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
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
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
後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

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
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
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
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
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
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
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
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

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
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
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
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
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
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
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
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

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問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欲學權術詐之術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

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
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
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或作懼怨
或作懼怨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
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脰毛無所繫於
志矣脰一本作毛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
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
也衛君曰善○齊王謂子思曰今天

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
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
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
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
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
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
達此則其利心外矣信無驕大之心
則天下與名譽
銓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文子名彌
牟卿妻曰

納復者曰皐媚女復

禮

告人死升屋而

畢美稱也

此其內子故曰媚女復也

子思聞之曰此女

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

以姓氏稱禮也○費子陽

魯大夫家臣謂

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

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

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

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

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
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
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
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
矣○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
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爲
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
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

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切慕下風

願師先生之行幸顧卹之子思曰公
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
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
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
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
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
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

子思子思曰
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
餽焉子思曰仍寄命以來度身以服
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
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
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
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
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
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爲人

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旣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切爲言之過也○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因今寡

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俛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俛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間於

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
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
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
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子思見
老萊子老萊子楚人也耕於蒙山楚王聘之不起老萊子
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
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
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

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
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
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
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
所謂無死亡也言世治主安則無所
死亡否則鴻飛冥冥
之何死士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
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
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小爾雅第十一

經傳字義有所暢澤而言之

於爾雅爲小焉

廣詁一

淵懿邃頤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

封豕莫府祁寒皆爲久頒賦鋪敷布也蓋言大也又亦爲久

戴壽蒙冒覆也鐘崇府最積灌聚樸

叢也詩灌木樸皆叢義閱搜履庀具也攻爲

詁相旬宰營匠治也詁旬末詳蠲被餘皆常意蠲被

裡屑潔也

裡於六宗皆潔也

不祥勿蔑

微曼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

微曼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

先王可戚也

逼尼附切局鄰傳戚近也

邵媚盲伐美也賢衰繁優饒夥多也

幾蔡模臬法也

義蔡取善龜爰換變買

交更易也生造奏詣進也索寒探哀

鉤掠採略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彌

宿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數爽

宿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數爽

曉昕著讚曙明也皆附襲就因也封
畛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
峻格扈止也其改取皆止之義峻取幽
昧冥也最凡目質要也疆窮充竟
也而乃爾若汝也控轡挽引也承贊
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
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督撫
拾也肄子燼餘也拓斥啓闢開也杜

實充物塞也實物滿也獎率勸勸也
勤勉事力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間隙
也迭遞交更也燿剋沒滅也元黥驪
黥黑也縞皓素白也彤梓緼朱也淫
溢沈湮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二

晏明陽也盱晏晚也筭麗數也麗數
各有所容艾老也僉皆同也交校報

也犯校而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求
也害何也善辭里度居也周浹匝
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輔輶輿也廢
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斂也禁錄也
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
行也沓襲合也抵享當也庚徹道也
脩舒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勅質
正也裔蔑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

此辨別也非涼薄也復旋還也祖翼
送也走印我也姓命孖子也姓禮命
誅諧顓和也悛寤覺也憾猜恨也艾
盡止也擱忿也左氏事擱云今奸犯也汨
猶亂也縮續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
也禮燭跋易包肆臬極也睇題視也
犯肆突也束縻縛也肆從逐也放投
棄也莽蕪草也暴映曬也炊唏也煇

乾也迪跡蹈也衍演廣也袤從長也
荷揭擔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
考也顛殞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
辟除也恩惠也譴責也間非也誣間
順退也抗禦也靳取也蚩戲也褊狹
也恭忌也慙穰恭沮疑也虧損也毀
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浮罰也
夷傷也积害也締閉也靡細也辨使

也牧臨也嘗試也賴羸也若乃也嗟
發聲也奏爲也振救也庸償也賈價
也贍足也曹偶也麗兩也驟數也逞
快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
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
也肆是也不莊也佞才也暨息也
依暨話善也愿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腆
厚也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基忌教

也整願也慙強也薄迫也燂炊也以燂之薪資取也質信也餽饋也憑依也
藉借也際接也閔限也廬寄也萃集
也遙倅也尤怪也魯慙也索空也素
故也視此也惶往也矜借也狙忼也
覬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慎也選擇
也宣示也

廣訓三

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
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嘆美有所
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
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
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耇
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
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
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鱖甫

甫語其大也麀鹿麇麇語其衆也海
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毳雜彩曰繪
雜言曰詭

江

廣義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鳧寡
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
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
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

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
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
曰慙心慙曰慙體慙曰逡

廣名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
疾甚謂之疢猶危也請天子命曰未可
以戚先王戚也近請諸侯命曰未可以
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

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賵衣服謂之祿埋柩謂之殮切至殮坎謂之池壙謂之窆下棺謂之突填窆謂之封宰冢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繡綿也絮之細者曰繡繒之精

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葛之精者曰
絺麤者曰紵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
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由也題額
也顛顏額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紱
襜褕謂之童容跡布褐而紱之謂
之藍縷紱縫也言云楚謂凡人呼縫衣為藍縷
藍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裋帶之垂
者謂之厲厲大帶也大巾謂之冪莫狄切覆

帳謂之幄幄幕也簀床第也大扇謂

之翬杖謂之挺皀挺有鍵謂之簀也亦

鑄基局謂之弁在足謂之履履尊者

曰達履謂之金舄而金紉也禮黑履青紉亦

行舄黑紉如紉之爲言拘也以爲

廣器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天子熊侯諸侯麋

上布侯者不采其地直於布侯中者謂

正面畫虎豹頭而已

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

謂之

正如棲皮謂之鵠方制獸皮帖於正中

如鳥之棲木畫五色於中爲正內

白以朱方二尺以黃以元正中者謂之桀桀

方六寸棘戟也鉞鉞斧也干蔽盾也

戈句孑戟也櫟倪結切刃之削謂之

室室謂之鞞鞞珣鞞之飾也鞞佩刀

飾下矢服謂之弣小船謂之艇艇之

小者曰舩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艦楫

謂之橈車轅上者謂之轆轤謂之軛
軛謂之枕較謂之幹衡扼也扼上者
謂之烏啄纍纍綆也綆索也大者謂
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爲綰膠
而紵之爲綆坳地也墉墻謂之陴高
平謂之太原汪池也左傳尸諸水之
北謂之汭澤之廣謂之衍

廣物八

藁謂之稭稭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
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
拔心曰堰刈禾鎌拔根曰擢把謂之
秉秉四曰筥筥十曰稷稷乃稷雖地管獲
棘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甚柞之實
謂之橡

廣鳥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鴈雁是也純

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
反哺者謂之鴉鳥白項而羣飛者謂
之燕鳥白脰鳥也雅鳥鶯也鸛也

廣獸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

謂之豨小者謂之豮

豮以豕一歲
三歲曰豮

與此又

鳥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

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潜潜慘也積
柴水中而魚舍焉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

同馬法六尺爲步倍

跬

乃其

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

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

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

兩倍兩謂之足足有謂之束

禮元纁五兩以

兩爲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
成疋凡十卷爲五束以應天九地十
制異焉此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

手滿一

兩手謂之掬

也半升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

謂之釜

舊制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區

升也齊陳

氏以五升爲豆五豆爲釜

二有半謂之數斗

斛六

數二有半謂

之缶

也四斛

缶二謂之鍾

八斛

鍾二謂

之秉秉十六斛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

舉倍舉曰鈞鈞謂之鍤

舉三兩

二鍤

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

之秤秤二謂之鈞

銚三十五斤

鈞四謂

之石石四謂之鼓

孔叢子卷三

孔叢子卷四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說辯因是而破名書于題

高所以顯論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

平原君趙勝趙惠文

王弟

最賢喜賓客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公孫龍喜為堅白之論平原君嘗

待之

及紉公孫龍趙言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

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子

一

嘗著書孫年十二篇此小辨而毀大

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

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

言天下當同往而正之

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

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

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

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

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

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

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
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
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
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
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失教也
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
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
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

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

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
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
見侮終不敢聞是全王之法也而王
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聞
爲辱必以敢聞爲榮是王之所賞吏
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
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

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

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

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
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
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
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
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信不
辨意春秋記六鵠退飛觀之則六察
之則鵠鵠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得
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

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信鴟之
可去猶馬也不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
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
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
布緇攬牛元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
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
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
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

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
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
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
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
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
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
言楚王云楚人得之
欲示其廣反乃狹也是則異楚王之
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

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枕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去白楚則義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馬理則否矣○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

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
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臧善有四龍以
聽之義遂以聽天地人爲三耳如達
四方之成四聰也用是爲堅異之辨
猶白馬非白馬之云當時善子高弗
之而不能破故子高云云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
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爲何
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
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

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訕。○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寅良皆趙人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

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猶言不得志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

得之也

不賢而富
非盜焉至

儒服第十三

皇極之道皆出於
儒故所以首衆說

子高衣長裾振褒袖方履麕屣

麕屣也

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

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

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

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

旅則有介冑之服

言將相皆
儒者所爲

從容徒

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
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
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子高
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
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旣畢文
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
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
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

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
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
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
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
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
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
心其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
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

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
遺諺堯舜千鐘孔子百觚般三子路
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
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
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
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
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

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
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問子
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
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
女以水擊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
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
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
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己攝駕而去攝

也言顏色問猶不
遂取駕而去

衛君請見猶不能

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者大享夫人
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

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

矣

史稱

指夫人

在

絺帷中

孔子入

門北

拜環珮

珮玉

聲

然見之

禮答焉

若夫阿谷之言

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

之爲也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

之爲也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

之爲也

之爲也

之爲也

之爲也

之爲也

之爲也

之爲也

之爲也

之爲也

之爲也○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

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
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
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于
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
方之數北方七人南方九人東方三人東牲則
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
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
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

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
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
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
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
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
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
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
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

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陳延魏性多穢言每得酒食必先撥指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似驕態體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指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

滋甚

言上可食之

上可食之

下愈甚

爾假

陳

庭

曰吾

知其無益

意欲如此

子高曰意不可

恣也

夫木之性以隤枯自直

可以人

而不如木乎

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

陵跪而啄之

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

有異乎

陳庭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

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又爲將於

齊

也

任保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也

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
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
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
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
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
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
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人相見觀
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

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奈何慚
焉且曹子爲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
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
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曹沫也
魯莊公與齊桓公盟于柯曹沫劫桓公於壇遂反魯所亡地夫君子
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
棄乎今燕以詐破又是又不能於詐
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

詐也。又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

對魏王第十四

此篇雖有齊王問然魏君多

故以名篇

魏王問人主所以爲患。魏安釐王之子

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言

用則上以踈自疑。大臣既不與謀而嬖倖言用故

自疑也上之嬖臣以遇微幸者，內則射

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驚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

也○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

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

如舜選於衆是也

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許陳事成

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

成則歸美於君則歸

歸咎

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

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

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

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信陵君

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
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
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
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衆譽毀而賞是至公于賢也衆毀譽是非與
政相應所以無訟也賞罰中而有俗自
○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

齊宣王
平王
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

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
以爲下吏之過也王不欲指王曰寡人
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
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
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
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
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
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

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
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
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
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
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
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
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
君忿意實然

言君忿意故民
犯法實如是

我諫諍

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
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
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
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
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
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
裂之法焉○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
可臨淄宰稱管穆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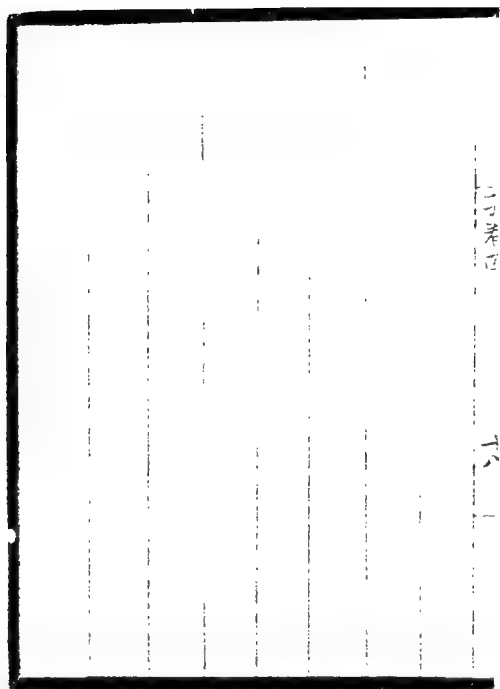
齊賢人

王曰穆容

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
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
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齊國上
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
其言如不出口文子名欒非但體陋辭氣
又訥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
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
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

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
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
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屋
名齊王見之不知其人也誠如先生之言於
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

孔叢子卷四



孔叢子卷五

陳士義第十五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爲
相馮子後名斌字子順子子順謂使
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爲治
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
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
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

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
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
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
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
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
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
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
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賜而問以

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魏王朝
羣臣問理國之所先李文魏大對曰
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
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繇任無
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
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
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
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

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
命衆官羣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
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
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
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
矣王曰善矣○秦王得西戎利刀以
之割玉如割木馬以示東方諸侯
時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鍬之劍
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劍
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
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
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
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
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
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

故絕秦貪之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
不至不可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
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
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
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
者邪聞之於傳聞者邪君聞之於傳
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
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

疑○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

之衛人見之皆以爲葬問鄭曼父之母
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
故梁統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叔梁
紇死葬於防山孔子不知其墓母曰
曼父及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
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得合葬
於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
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
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
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

疵妨大行也昔鬬子文生於淫而不
害其爲令尹觀左今李由可則寵之
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
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
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爲君
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羣臣更知
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
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魏王

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
丁卷三
既賓之而燕鑿鑿考成王問子順曰今
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
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
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
分我國貨散於口口是強之也可乎
答曰夫欲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
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

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
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
物則有酒醕五熟五味也此即我之所
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口口之貨唯牛
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
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
不已則口口之用將麋於衣食矣殆
可舉極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

王曰敬受教○枚產魏人問子順曰臣
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
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
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
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
范蠡既與越王勾踐雪會稽之恥乃
扁舟五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
之陶為陶朱公乃治朱公告之曰子
產十九年致富鉅萬欲速富當畜五牾於是乃適西河大

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
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
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史記稱猗頓且
豔起夫爲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
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
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
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
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

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
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
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
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
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東里閭
人魏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
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
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疏達亮直大

丈夫也求爲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䟽直然內懷容媚諂黷之態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鬢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

人而謂人爲愚者也持其虛狀以不
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他魏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
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
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
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
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
趙公子謂平原君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

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
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
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
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
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
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
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
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

邠成子者也

邠族昭伯

昔邠成子自魯聘

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

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

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

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
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
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
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
寄財者其郇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
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
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
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

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
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
乃造謗言文咨魏以告且曰夫不害
前政而有成熟與變之而起謗哉子
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
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
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
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

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麇裘而茀投之無戾茀之麇裘投之無郵麇鹿子也其皮以為裘加茀衣以朝所夫子也茀小貌投棄也戾郵皆罪也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

聖賢矣

章甫衣公侯服也

○魏王謂子

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
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
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
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
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
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
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

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

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夷齊孤竹君墨台初之二子伯

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瑤襄以無

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

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

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

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
復之之志無言心無所計委國於游
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爲資賣
其國以收利义手服從曾不能制如
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爲名適足以
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
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
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

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而

誅秦

魏公子無忌既自趙歸率楚齊韓衛兵攻秦敗之河外蒙驁走

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

於成臯

故虎牢地屬三川郡

子順謂市邱子曰

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

異意君其備之市邱子曰先生幸而

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

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旣不

集又久師於市邱謗君者或以君欲
攻市邱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
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爲矣王
故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子順曰王
出令使五國勿攻市邱五國重王則
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
而攻市邱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
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趙閒

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

悼趙

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此目之魚所

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

南越謂之板魚左右分目不此不行今秦有兼吞天下

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

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

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

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

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
夫連雞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構難不
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
敬受教○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
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王宣惠
王乃昭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神
害覺黃老主刑名著書上下二
篇中書六篇相韓事昭釐侯韓與
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

梁君即魏王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憂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均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

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
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
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
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
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
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使子
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

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
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
何弊之乘時武安君穰侯輩爲將大夫曰縱其
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
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
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
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
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

崔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己也今子不
悟赴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
雀乎○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
五萬擊之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
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
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
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
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

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
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
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
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
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旣而齊
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
利溥哉○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
輒不用乃喟然嘆曰不見用是吾言

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
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
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三遣使入其
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
以啟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
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
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
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

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
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
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
入遂寢于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
順曰如之何時魏景答曰吾私有計
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
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
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

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言棄其地不能死之不能棄也言棄其地不能存守易當計其勢如何攻守易當計其勢如何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名都數百始皇立又拔二十城秦東郡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閔王為太子此王能死不能棄

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
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除怨
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報政以下固曰
與嫪氏乎與呂氏乎始皇既立文信侯呂不常與太后
后私通後恐覺禍乃私求嫪毐詐爲
腐侍太后於雍宮愛幸之事皆決於
毒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
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爲嫪毐功卑身
尊秦以固嫪毐王是以國贊嫪毐也

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爲天下之主矣信后德則秦不加兵是王此交秦爲天下之上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執節第十七

趙孝成王之惠文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

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
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
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
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
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
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
桐廬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
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

此文與尚書
差異疑是未

尚存語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
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
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
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
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
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
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昭王問
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梗梗

亮直繼一作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
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
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
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
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
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
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
諂得罪○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

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
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
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
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
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
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
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
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

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
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
下盡爲秦手○季節見於子順子順
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
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而
已飲者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
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
遂其私也已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季節

人魏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

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

連乎

仲連不肯仕官好持高節嘗游

與燕將趙新垣衍帝秦又爲齊田單

其功齊欽爵之仲連乃之隱海上王

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

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

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

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

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著書

名曰春秋

虞卿海說之士為趙孝成

上採春秋

王上卿後不得意乃著書

政謀凡八篇

以觀近世節義稱號揣摩

之曰虞

魏齊曰子無然也子魏齊相公

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

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

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

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

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

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晏嬰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以節儉名世吾聞泰山之上封

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

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史記稱無懷氏以來

封禪之事司馬相如封禪文稱七十

二君然有名氏可稱者不盈十言名

實殊○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

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

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善也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

詳傳

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
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
答曰盧黑色鵲白黑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
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
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
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子高以爲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
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爲衰世之好
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
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旣論之矣今
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
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
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

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
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
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
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
意也詰非禮權時之意禮受放之臣不說
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
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
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

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爲非禮也晏子旣陳屨賤而踊貴於其君其君爲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信二子各言其國將亂之事○魏非特言君之非也詳見左傳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兩

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文趙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

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
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
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
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
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
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
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
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

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
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
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魏師
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
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答曰
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
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
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

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
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
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
然必然

孔叢子卷五

孔叢子卷六

詰墨第十八

墨翟當戰國時有弟翟禽滑釐等三百餘人孟子稱楊墨之事故孔

辨之詰

下其餘著書誣稱孔晏之言盈天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君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

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
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楚昭王卒公子間子西子墓迎子
章立之是為惠王二年子西召大夫
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晉伐鄭
號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晉伐鄭
鄭告急於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
去白公怒乃與勇士石乞等襲殺
令尹子西子墓從者屈固負王走昭王欲
殺之惠王自立爲王月餘會葉
夫人宮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
公來救楚惠王之徒共殺白公惠
位王復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
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
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召王孫
勝以爲白公此云二年是時魯哀公
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
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
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

孔子於哀公十六年四月卒白公墨
於是秋始亂是孔子卒已十旬

卷二

二

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法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衰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

不可以導家公曰善

史稱晏嬰進

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衰破產厚葬此不可以

以爲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爲國今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
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
其禮君欲用之移齊俗非所以
先細民也與
此文稍異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
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
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
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
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

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
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菅菲食粥
居于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
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
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

樹鵝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鵝夷形若檻以

馬革爲之此云樹鵝夷皮蓋言若
皮鵝夷然范蠡去越之齊自號鵝

夷子皮田常乃田和之曾祖簡
公立平公遂專齊政此言夫子欲
去而用之云

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己也記曰孔子
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鞫田常病之
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
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齊戒沐浴
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

奉季孫

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冠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旣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

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藿美不
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
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
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
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

孔悝以亂衛

季路以衛出公難結
變而死孔悝立蒯瞶

為莊公不與亂陽虎亂魯殺流桓

三桓攻之乃殺之佛肸以中年時

漆雕開形殘疾形殘惡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為

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時子貢為魯使於齊

子路聞而後往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

弟子之有佛肸以中年叛召孔子則

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

離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
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
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
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
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
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
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
子之聖也上而云非聖賢之行上下
相反若晏子悖可也不然則不然矣
言晏子前稱孔子非聖賢之行
今又以爲聖相是前後相反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
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
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

靈公莊公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

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

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

自以爲辱

言孔子伐樹於衛宋削迹於衛

身窮陳

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

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

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

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

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
子君子也梁邱據問晏子曰事三君
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
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
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
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
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
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

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
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
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
言盈成匡乃人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
其父尚爲孔子
門人盈成匡之弟門人且以爲貴則
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
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
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

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
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
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
服哀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
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
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
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信墨子親死必引晏子晏子則爲之何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曹明末詳何許人子魚孔鮒字也子順之子爲陳涉博士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

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劼情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

一食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
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
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
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
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
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
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
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

子卷一
獨治第十九

此言行

己

如

是

獨

則

己於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

子魚曰

桓

則

三

後

丈

夫

不

生

則

已

生

則

有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

脩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

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

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
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
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以助之
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
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
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
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

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
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
將奚以爲答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
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
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
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

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
至無患矣○子魚居魏與張耳陳餘
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張耳陳餘
大梁人秦
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
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
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
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
其行脩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

子魚
十一
憾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
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
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
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
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
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
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
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

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旣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王心

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
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
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
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以對
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
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
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
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

導奉焉對曰昔唐之內親九族外協
萬邦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
舅姑爾雅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由是明之
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
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
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
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此配以
非尚德於德年於德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

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也列籍繼之以姓而無別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際殺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吊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別姓猶言別宗弗父

何宋公祖子哭孔氏則於夫子之
廟謂哭孔氏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
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
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
固陋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
乎答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
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
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
司徒執扑北面而誓之以等級授軍誓
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
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
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
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

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于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

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
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
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
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
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
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
禱於所征之地禱師祭名柴于上帝祭社
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

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
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
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
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
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
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
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禩然後入設
奠以反主

反其主
於廟社

若主命則卒奠歛

子夏
主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
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亨于
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
勲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
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
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忘國
事一於即戎師陣則忘其家忘其家
命而已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

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
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命受所天子
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賜受所
鉞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謂轉東南
遂揖面示弗御也不御然後告太社
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左傳云戎有
以肉盛蜃器南面授大將北面稽首
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

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
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
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
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
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
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
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
則駟騎赴告于載橐橐衣也天子

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
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
日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
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
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
之禮固爲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
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答問第二十一

陳人有武臣卿武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戾夫狂夫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

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
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
聖人也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本於
黃老爲人吃不能道說而於
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
十餘萬言後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
之未信用李斯等毀之曰韓非歸之
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
而不爲秦此人之遺患也今王不以
而歸之秦此自遺患也今王不以
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
遺非藥使自斃然非知說之難爲說
難書終自斃子魚曰子信之爲然是
秦不能自斃

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
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
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
穿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
欲以取信於羣愚而度其說也若諸
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
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
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

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
功趙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驕地盡
魏與之攻魏又請趙襄子懼出奔晉陽
率韓魏攻魏又請趙襄子懼出奔晉陽
國攻魏又請趙襄子懼出奔晉陽
敗失禮魏又請趙襄子懼出奔晉陽
韓魏與合謀魏又請趙襄子懼出奔晉陽
地於襄子行賞魏又請趙襄子懼出奔晉陽
陽晉之難魏又請趙襄子懼出奔晉陽
是以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
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

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
六年四月巳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
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
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
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
于同邱鄭駟宏請救于齊齊師救鄭
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吉
齊是此時知伯與中行氏諸卿猶在
而仲尼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
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忤意

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
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
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
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
非所望也武臣义手跪謝施施而退
施施猶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
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
在精之也○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

得爲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攜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允備爲三恪恪

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
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
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
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建周
子以子時爲朔夏建寅以寅爲朔王曰六
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
我何有吾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
法之乎○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

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爲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

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
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
惡以爲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
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
得捨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羣俗使人
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
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

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
人無過焉○陳王涉使周章爲將西
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
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
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
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
沛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
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

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
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
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
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
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
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
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
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

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
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
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
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
願以人間近事喻之答曰流俗之事
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
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
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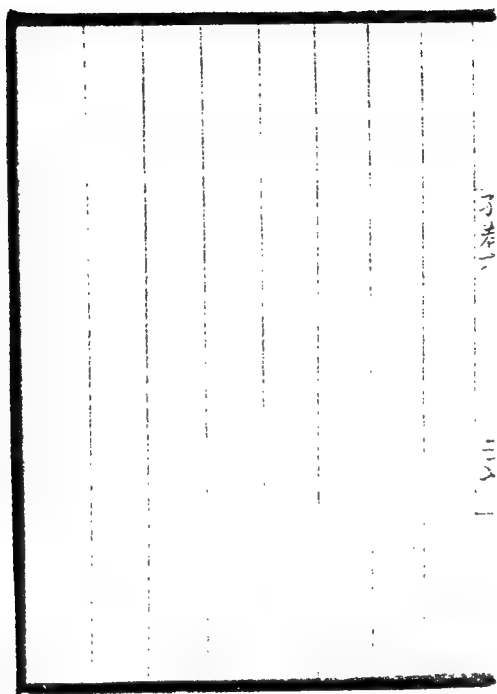
言其
驍捷

手搏躑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
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
積怒妻坐於牀答焉左手建杖右手
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
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
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當作窺而見
之趣而救之妻愈慙忿莫肯舍旃或
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

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
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
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
之心欲王備患之也王曰譬類誠佳
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
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士
凡仕六旬老子陳將沒戒其弟子曰
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

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
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
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
必事焉

孔叢子卷六



孔叢子卷七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叙書

家之族允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
居大梁子思子鯉字伯魚生
高字子思子鯉字伯魚生
魏字子思子鯉字伯魚生
殷字子思子鯉字伯魚生
統字子思子鯉字伯魚生
爲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爲

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安國子孔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安國子孔士治尚書爲武帝博臨淮太守時爲侍中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遠

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
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爲賦二
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
作也又爲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
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

猶馮虛公子安處先生之類

問乎

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

騎駢闐被行岡巒手格猛虎生縛羈
犴音岸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
不恤惟此爲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
鄙固不如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
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
曰下國褊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
以爲藪園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
驛淫淫貌物晝則鳴嚙夜則嗥吟飛

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犯之者
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侯苑令是
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叢戴
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
從張置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鐘猛
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
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
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乃縛以

絲組斬其牙支輪登較作與諧同輪多登諧較其式斬高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蹕猾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彼有德之君則不爲害今君荒于遊獵

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
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必亂民
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
爲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
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
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

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漑浸以時
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揚天繞
連枝倚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或擢
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
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鵲集聚百變其
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
陽北被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
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

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
觴殽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
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解酌
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
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
忘惟萬物之自然因神妙之不如意
此楊樹依我以生未寧一紀我賴以
寧暑不御筴淒而涼清內蔭我宇外

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
賦以叙斯情

鵲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鵲集我
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
覽考經書在德爲常棄常爲妖尋氣
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志之士
忌茲鵬鳥卒用喪已咨我今考信道

乘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
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
任命慎厥所脩棲遲養志老氏之疇
爵祿之求祇憎我憂時去不索時來
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
自今勤劇

蓼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

東園周旋覽觀引卷上憇于南藩觀茲茂蓼
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
蠕蟲厥狀似螟羣聚其間食之以生
於是悟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蓼
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云惟非
德非義不以爲家安逸無心如禽獸
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
口大殃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臧報侍中相知念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悲信於世而以濁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歎爾而見俗

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
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
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
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
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
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
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
公信自在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

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
讎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
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
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
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
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旣善推理
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
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君斯

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更生豈其然乎不得已□□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書講隸學傳滋滋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

至柔石爲之穿蝸蟲至弱水爲之弊
夫雷非石之鑿蝸非水之鑿然而能
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
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
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節百行也
侍中子國安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
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
長操故雖與羣臣並叅侍見侍崇禮

不供養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

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

侍中分掌乘輿服物

下至象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

爲侍中以其爲儒者特置掌御唾壺

禁廷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脩厥德

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

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叙世

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琳子黃

厥德不修失侯爵大司徒光

光字子夏父霸

字曰儒成帝即位舉爲博士後爲太師賜靈壽杖年七十元始五年薨

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士廢絕分所食

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爲關內侯茂子

子國生子卬爲諸生特善詩禮而傳

之子卬生仲驩爲博士宏農守善春

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

立善詩書少遊京師與劉歆友善

字微

子駿成帝召見為黃門郎與父向
校秘書六藝傳記詩賦歌詩
方授無所不究向死後為中
尉哀帝時為侍中遷都尉
五經卒口前業嘗以清論譏貶史
丹史丹諸子並用事元成丹字仲
中諸有男女二十人九男以丹任為侍
餘人親近在為是不仕以詩書教於
闕里數百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
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

益故或譏以爲不恤於進取唯楊子
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
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數
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
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
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
今子以富貴爲榮而吾以貧賤爲樂
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

子結註遂歸鄉里崔義當作殺字崔篆
其以疾隱書同而其文異漢書崔
建統口但漢書誤作仁義可辨則光武
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豐等部
衆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長
患之是時關里無故荆棘叢生一旦
自關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
里門府君大驚謂子建曰豈卿先君

欲令太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子
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爲之柰何對曰
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
觀焉且憲豐爲盜或聚或散非有堅
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內爲禽之
之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衆觀
化可因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

武

勳

永

字

君

長

初

事

更

始

更

始

亡

歸

光

拜

諫

議

大

夫

時

東

海

人

董

憲

起

兵

其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
爲魯郡太守未到破之降者數千人
唯無豐虞休等不肯下項之謂府丞及
里無故荆棘自除永異之謂府丞及
魯令曰豈夫子欲太守行禮助吾誅
無道邪乃會衆修射亭之禮請豐等
因觀飲因而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
持牛酒勞享而潛扶兵器永覺之手
格殺子建生子仁以文學爲議郎博
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學行聞
三府交命委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
初元歲漢章帝大旱天下憂之問羣

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兩即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

事子豐生子和史作孔氏子孫所作
識不○太中大夫鮑彥曰人之性分
氣度不同有體貌亢䟽色厲矜莊儀
容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
其爲者或性元靜不與俗競氣不勝
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
者是爲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
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

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
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
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
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
通變明足以破僞情足以審疑果足
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成功矣即所
謂寬乎內思不報無道之強豈待形
氣之助乎若乃貌濟內任高氣亢戾

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
不果此謂剛愎非彊者也是故君子
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
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
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
此強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
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
極雖十言不能奪者惟析理即實爲

得不以濫麗費辭爲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無主俯仰爲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爲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冗長涵轂之言而衆莫能折其中所以爲口實而無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訥言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由弗之察

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幸較以類理不
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僞徒讚然之是
所謂以巧辭多喻爲辨而莫識一言
之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析分理揆度
真僞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爲得其
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
特之知困於羣醜也夫聰者不可亂
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

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無此二者損得之半也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褒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

孔霸字次孺宣帝時爲太

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生四子長曰

福第二子捷第三子喜第四子光奇捷之後也家于茂陵以

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唯兄君

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於
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
不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
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是
大以春秋見稱當世孔奪字君魚劉
歆受春秋左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
從君魚受道矣後爲武都太守
奇游口洛陽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
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通傳經典作
春秋左氏剛義也王莽之末君魚避地

至大河之西以大將竇融爲家常爲
上賓從容以論道爲事是時先生年
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
焉及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
太守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
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口撮
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闡幽
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著書未畢

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
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
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
子倘肯遊意幸詳錄之焉○子豐善
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
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家書多才辭
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
爲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

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
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豐曰不急
爾彥曰且效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
醺小人擊拊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
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
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
爲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
幸闕里以太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
天子升廟西面羣臣在庭北面皆再
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
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
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
行非絕倫託備先聖嗣世名學家陞
下謬加拔擢徵臣蘭臺令史會值車

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
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
對曰爲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
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
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
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
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
崇聖也若夫顧其道嗣得與羣臣同

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道
周旦曰愛其人者憎其屋所以崇德
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屋所以崇德
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
子歎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
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
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
十二月爲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
卦林占之謂爲不吉語子和曰盍辭

乎卦林當作易林漢崔篆嘗著口口
六十四篇用史吉凶多所占驗篆
乃駟之祖答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
故曰家祖答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
所以爲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
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
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
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旣望寢疾
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

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年十歲父
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
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
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
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阪令
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車
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遺命舍
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

祖於禮爲得願子無疑答曰若以死
有知也祖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
以刺乎吾以定矣遂還其車留華陰於
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
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
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
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彥頗隨
時爲今學其時多爲章句學季彥壹其家業

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華陰張
太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
答曰性能沉遠則不可測志不在小
則不可度砥厲廉隅則不可越行高
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教業與言俱立
捨己從善不耻服人交友以義不慕
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
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答

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
曰孝弟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
○魯人有同歲之計而死者欲爲之
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
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
同盟霸王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
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綈
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

厲以義人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
之朋友不亦可乎○崔駰學於太學
而糧乏鄧衛尉欲餽焉而未果李彥
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
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
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
賑之言旣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貺未
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答曰家物

少須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盼崔
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
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爲羸
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乏矣而
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
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梁人
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
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

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
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
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
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
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
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
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

相從之○宏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

淵曰

即皇甫規仲淵乃李彥族

吾聞孔氏自三父

之後

禮三父別子爲祖

父之後猶伯叔季之

宗今云能

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令觀連叢

所記信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

負荷矣答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爲業

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

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

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末
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
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
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
或文或武所統不一故學不稽古仕
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
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
荷矣答曰伯之子孫今其可仕季之

子孫何所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王伯禽雖致泰乎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旣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不與也答曰吾其然然此君來言頗欲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

道由不獲已也○長孫尚書問季彥
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
惡乎齊答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
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
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
所言大賢則能爲之季彥曰君之論
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
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

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

何覩乎

離婁黃帝時人能於百步外見秋毫

書曰惟狂

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爲聖人

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之清

者也

○孔大夫謂季彥曰

大乎乃孔

少

習家

學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

後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

卒于

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爲章

句內學

西漢士論以經術爲內學諸子雜說爲外學季彥之時方

尚辭內學經術乃以章句爲而君獨治古義
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內
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
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爲之
必將有患蓋固已乎答曰君之此言
殆非所望也君以爲學學知乎學愚
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
頻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

其使人知也以爲章句內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君釋善善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爲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吾子立論必折是非以是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祿貴得其義爾復以此受忠猶甘心焉先聖遺訓

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
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
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
也今吾猥爲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
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
君之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
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
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此百年之外必

富有明慎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敏○楊太尉楊震問季彥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羣籍如世不歸大儒何彥彥父子不和爲臨晉令而世不以大儒歸之答曰不爲祿學故也惡直惡醜實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周爾免害爲幸

何大儒之能歸乎○李彥見劉公客
適有獻魚者公熟視魚歎曰厚哉天
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
爲肴衆座僉曰誠如明公之教李彥
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
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
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
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有

知也伏羲始嘗草木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之生也蚊蚋食人蛆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爲蛆蟲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永初二年後漢安帝時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棗

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
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
術之士各得假變事亟陳厥故季彥
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
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
漢家大忌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
弟聞是言也心善之日見上設焉上
召季彥季彥見於德陽殿陳其事如

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

二者而已

謂貴臣

夫物之相感必以

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乖氣相

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中

孝陽延平

阮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

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

皆不善其言

延史稱安帝

李彥聞之曰

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

相魯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
長彥憂遂止乎家季彥爲人謙退愛
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
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
舉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
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爲楷則也
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
卒

史稱年
四十七

孔叢子卷七終

臣
軌

江蘇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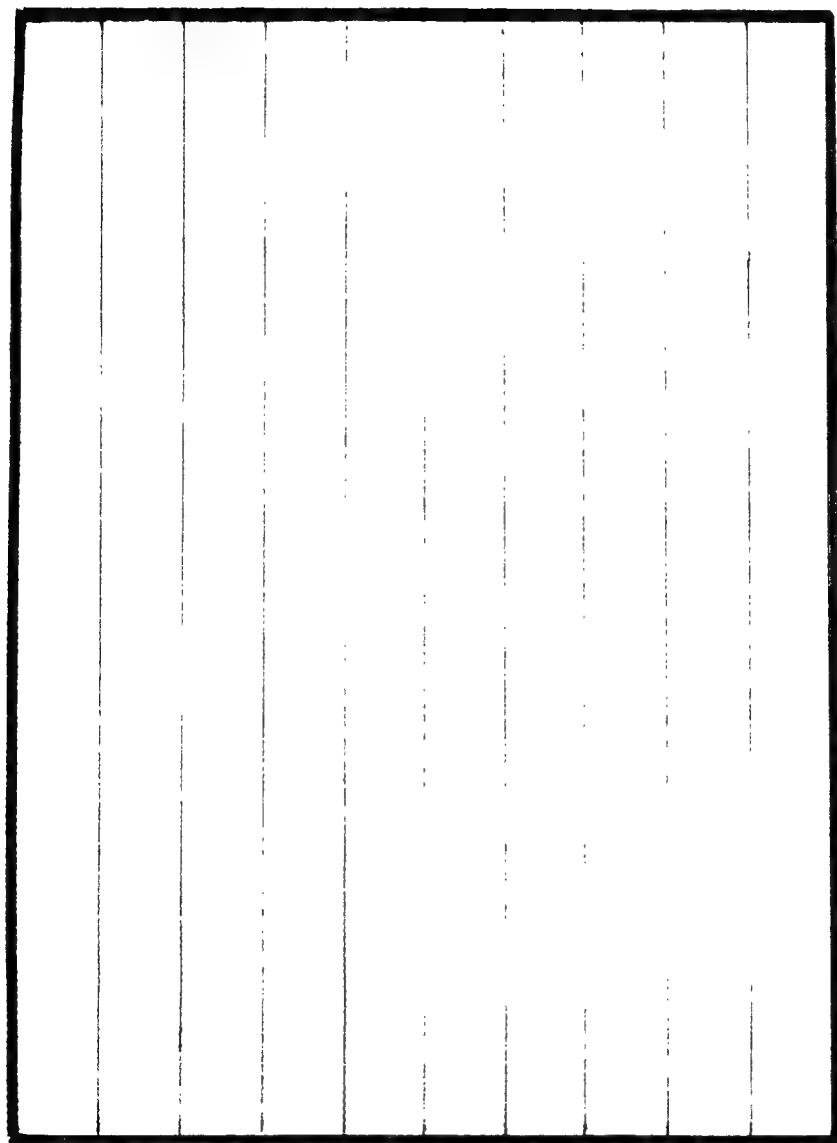


四庫未收書提要

擘經室外集卷二

臣軌二卷提要

唐武則天撰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鄭樵通志藝文畧所載卷帙並同宋史不著錄案唐會要云長壽二年三月則天自制臣軌兩卷令貢舉人習業停老子又云中宗神龍二年二月二日赦文天下停習臣軌依前習老子書分國體至忠守道公正匡諫誠實慎密廉潔良將利人凡十章是編著錄久佚此冊日本人用活字板擺印卷末題垂拱二年撰乃日本人妄增也



臣軌序

御撰

蓋聞惟天著象庶品同於照臨惟地含章羣生等於
亭育朕以庸昧忝位坤元思齊厚載之仁式罄普覃
之惠迺中迺外思養之志靡殊惟予惟臣慈誘之情
無隔

靡無也聖心無私故視之若一也

常願甫殫微懇上翊紫機爰須衆僚聿匡元化伏以
天皇明逾則哲志切旁求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又曰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

簪裾總川岳之靈珩珮聚星辰之秀

簪裾珩珮所以別貴賤也左思蜀都賦曰近則江漢炳靈代載其英蔚若相如儻若君王毛詩曰嵩高惟岳峻極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易精生於豐通於制度也

羣英莅職衆彥分司

莅臨也文子曰知過萬人謂之英孔安國尚書傳曰美德曰彥

足以廣扇淳風長隆寶祚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但母之於子慈愛特深雖復已積忠良猶且思垂勸勵

書曰咸懷忠良

昔文伯既達仍加喻軸之言

列女傳曰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理國之要盡在經耳夫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文伯再拜受教矣

孟軻已賢更益斷機之誨

列女傳曰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織問學

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

良以情隆撫字心欲助成比者太子及王已撰修身之訓羣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規

論語曰忠告以善道之

近以暇辰遊心策府

穆天子傳曰觀先王之策府

聊因煒管用寫虛襟

襟心也毛詩曰靜女其嬋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

懌女美

故綴敘所聞以爲臣軌一部想周朝之十亂爰著十章

論語曰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鄭元曰亂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

思殷室之兩臣分爲兩卷

謂伊尹傳說也

所以發揮言行鎔範身心

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爲事上之軌模作臣下之繩準

□□曰禹之爲君也左準繩右規矩

若乃遐想縣載眇鑒前脩

楚辭曰謇吾法夫前脩

莫不元首居尊股肱宣力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曰予欲宣力四方汝
爲

資棟梁而成大厦憑舟楫而濟巨川

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唱和相依同功共體

毛詩曰唱予和汝

然則君親旣立忠孝形焉奉國奉家率由之道寧二
毛詩曰率由舊章

事君事父資敬之途斯一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臣主之義其至矣乎

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故曰其至矣乎
休戚是均可不深鑒

休美也戚憂也

夫麗容雖麗猶待鏡以端形明德雖明終假言而榮

行

漢書張良言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於病也

今故以茲所撰普錫具僚誠非筆削之工貴申禪導之益

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說文曰禪倍益也

何則正言斯重元珠比而尚輕異語爲珍蒼璧喻而非寶

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遂歸遺其元珠論語
曰異與之言能無悅乎周禮曰蒼璧祀天

是知贈人以財者唯申卽目之歡贈人以言者能致
終身之福

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贈人以財仁
者贈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而竊仁者之跡請送子
以言也

若使佩茲箴戒同彼韋弦

韓子曰西門豹之情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
心緩故佩弦以急已也

脩已必顧其規立行每觀其則自然榮隨歲積慶與
時新家將國而共安下與上而俱泰察微之士所宜
三思

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庶照鄙誠敬終高德凡諸章目列於後云

臣軌序終

臣軌上

同體章

至忠章

守道章

公正章

匡諫章

同體章

夫人臣之於君也猶四支之載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

四支謂手足也元亦首也左氏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耳聽目視皆由於心故爲心之使也相須而後成體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須乃成其體也

相得而後成用

君侯臣理臣侯君食上下相得乃成其用也

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

資敬同也

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也

古有無子之父無父之家未有無臣之君無君之國故云未若也

故虞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孔安國曰言大體若身

余欲左右有人汝翼

孔安國曰左右助也我所有之人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也

余欲宣力四方汝爲

宣布也孔安國曰布力立理之功汝羣臣當爲之也

故知臣以君爲心君以臣爲體

臣稟君令故以君爲心君須臣力故以臣爲體也心安則體安君泰則臣泰未有心瘁於中而體悅於外君憂於上而臣樂於下

瘁病也言心病則體病君憂則臣憂也

古入所謂共其安危同其休戚者豈不信歟夫欲構大廈者必藉衆材雖楹柱棟梁拱櫨榱桷長短方圓所用各異自非衆材同體則不能成其構

言有棟梁櫨拱之材長短相扶然後成其廣廈爲國者衆猶是焉

謂人夙欲理國者亦必資其衆賢也

雖人之材能天性殊稟或仁或智或武或文然非羣臣同體則不能興其業

言有仁智文武之臣同其心體然後興其功業也故周書解殷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夷平也孔安國曰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也

此其所以亡也

言殷以離心而亡也

周武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亂治也孔安國曰言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此其所以興也

言周以同德而興也

尚書曰明四目達四聰

孔安國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

謂舜求賢使代已視聽於四方也昔屠蒯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

汝嬖舛也杜預曰職在外故主視也

汝爲君耳將司聽也

汝師曠也杜預曰樂所以聽耳也

軒轅氏有四臣以察四方故尸子云黃帝四目

言有賢臣爲君視於四方

是知君位尊高九重奧絕

楚詞曰君之門若九重也

萬方之事不可獨臨故置羣官以備爪牙耳目

毛詩曰圻父子王之爪牙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各盡其能則天下自化

盡其臣之所能

故冕旒垂拱無爲於上者人君之任也

晏子曰古者人君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書曰垂
拱而天下理論語曰無爲而理者其舜歟

憂國恤人竭力於下者人臣之職也

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人又曰乃命三后恤功
於人至忠章曰竭力盡勞而不望其報

漢名臣奏曰夫體有痛者手不能無存心有懼者口

不能勿言

言手必存之口必言之以喻忠臣事君有過必諫也

忠臣之獻直於君者非願觸鱗犯上也良由與君同體憂患者深志欲君之安也

韓子曰龍之爲蟲也擾柔而可狎而騎然而喉下有逆鱗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全也

陸景典語曰國之所以有臣臣之所以事上非但欲備員而已

言君之俟臣欲其助已宣化豈但備其員數而已
天下至廣庶事至繁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

必俟賢臣之力

故分官列職各守其位

各有司在

處其任者必荷其憂

憂其所主事也

臣之與主同體合用主之任臣旣如身之信手臣之
事主如手之繫身上下協心以理國事

協合也

不俟命而自勤

同體故也

不求容而自親

協心故也

則君臣之道著也

臣主同體上下協心是其道著

至忠章

蓋聞古之忠臣事其君也盡心焉盡力焉稱材居位
稱已之材而居其位

稱能受祿

稱己之能而受其祿

不面譽以求親

不面譽其君以求親已也

不愉悅以苟合

不苟悅君心而與之合

公家之利知無不爲

左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

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人內匡君之過外
揚君之美不以邪損正

爲正不爲邪也

不爲私害公

納公而棄私也

見善行之如不及

論語曰見善如不及

見賢舉之如不逮

若鮑叔薦管仲子皮升子產也

竭力盡勞而不望其報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務有益於國務有濟於人

言臣竭力盡勞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報者務其益國濟人故也

夫事君者以忠正爲基忠正者以慈惠爲本故爲臣不能慈惠於百姓而曰忠正於其君者斯非至忠也至忠之臣則先行慈惠於百姓而後忠正於其君也

所以大忍必懷養人之德而有恤下之心利不可並去小利也

忠不可兼

行大忠也

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

若存小利則大利不成若守小忠則大忠必廢故小利爲大利之殘小忠爲大忠之賊所以必捨小而取大也

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言臣之事君竭忠盡節夙夜匪懈勤勞不倦無所不爲如土之性也

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多其功而不言

不自伐其功也

此忠臣之道也尚書曰成王謂君陳曰爾有嘉謀嘉

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

孔安國曰汝有善謀善道則入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也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孔安國曰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

愬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孔安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也

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人作忠善則稱親過

則稱已則人作孝昌言曰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

言常在其左右也

不倦乎勞辱之事

言雖有勞辱之苦而不以爲倦也

見父母體之不安則不能寢見父母食之不飽則不能食

憂思在心故忘其寢食孝經曰病則致其憂

見父母之有善則欣喜而戴之

樂之而不厭

見父母之有過則泣涕而諫之

恐其不從己故涕泣以感之

孜孜爲此以事其親焉有爲人父母而憎之者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孜孜勸勉不怠也

人之事君也使無難易無所憚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

言皆樂爲之不以難易勞逸而生憚避也

其見委任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敢怨恨而加勤

見君之委任則拾恩而加敬見君之遺忘則不怨

而加勤此爲臣之道

險易不革其心安危不變其志

革改也言不以安危險易而改變其心志也

見君之一善則竭力以顯譽唯恐四海之不聞

欲君之善徧於天下

見君之微過則盡心而潛諫唯慮一德之有失

恐君之過聞於他人

孜孜爲此以事其君焉有爲人君主而憎之者也故
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也

親知然後乃爲孝也

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也

君知然後乃爲忠也

古語云欲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

言忠臣必出於孝子也孝經曰故以事君則忠也
非夫純孝者則不能立大忠

言大忠必出於純孝也左傳曰潁孝叔純孝愛其
母施及莊公也

夫純孝者則能以大義修身知立行之本

論語曰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歟鄭元曰言人有
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

欲尊其親必先尊於君

君尊而親卑故

欲安其家必先安於國

國大而家小故

故古之忠臣先其廬而後其親先其國而後其家何則廬者親之本也親非君而不存國者家之基也家非國而不立

親由君而得存家因國而得立故先君而後親後家而先國

晉楚恭王召令尹而謂之曰常侍管蘓

管氏蘧名常侍於君

與我處常勸我以道正我以義

言常以爲君之道義勸正我已

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

以其勸正已故

雖然吾有得也

謂得其爲君之道義

其功不細

言勸正之功甚大

必厚祿之乃拜管蘧爲上卿若管蘧者可謂至忠至

正能以道濟其君者也

守道章

夫道者覆天廬峯高不可際深不可測

言道之廣大無所不包故上覆於天下載於地高而不可窮其際深而不可測其原

苞裹萬物

道之放布無不含容

稟穰無形

千品萬物皆始於道

舒之覆於六合卷之不盈一握

言能屈伸隨變

小而能大

小入無間大苞無外

昧而能明

外闇而內明也

弱而能强

後身而身先也

柔而能剛

卑而不可踰也

夫知道者必達於理

理由道達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

權由理明

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不以外物而害於已

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夫權道反經合義無所不通審其安危明其去就
福至不喜禍至不憂唯變所適故莫之能害也

以此退居而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佐時而匡
主忠立名顯而身榮

言以此道退居而閑遊潛通則江海山林之士皆服從於已以此道佐時而匡其君主則忠名顯而身先榮也

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

退謂閑遊進謂匡主

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

言道之所在者聖人尊貴之故黃帝問廣成於峒山唐堯見四子於汾水

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河上公曰道以無爲爲常也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河上公曰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効於已也

以道佐人主者

河上公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

不以兵強於天下

河上公曰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任德敵人自服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河上公曰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

器也不當修飭也

故有道者不處

河上公曰有道之人不處其國也

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河上公曰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河上公曰中士聞道治身則長存治國則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利感於情欲而復亡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河上公曰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

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也

不笑不足以爲道

河上公曰不爲下士所笑不足名之爲道也

莊子曰夫體道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言體道之人隨物變化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一心定而萬事得

事得由乎心定

文子曰夫道者無爲無形

湛然安靜莫見其形

內以修身外以理人

言理人脩身皆資於道

故君臣有道卽忠惠

君惠而臣忠也

父子有道卽慈孝

父慈而子孝也

士庶有道卽相親

更相親愛

故有道卽和同無道卽離貳

言人有道者雖踈遠而必和同無道者雖親近而必離貳言道不可不貴也

由是觀之無道不宜也

道周萬物故所在皆宜也

管子曰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
纔自足也

天下行之不聞不足

道濟羣品故皆足也

所謂道者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
言福之大小在其所取之也

道者所以正其身而清其心者也

言正身清心非道不可矣

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

夫言行合宜忠孝得節皆由於道故君子守之也

淮南子曰大道之行猶日月

言道明自廣遠如日月臨天下無所不至也

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所馳騫千里不能移其處

自江至河不能千里故其所不易千里之內晷景

同故其處不移道亦然也

其趨捨禮俗無所不通

道能通於萬事

是以容成得之而爲軒輔傳說得之而爲殷相

得謂得道

故欲致魚者先通水

泉深而魚自至

欲致鳥者先樹木

林茂而鳥自歸

欲立忠者先知道

知道而忠自立

又曰古之立德者樂道而忘賤故名不動心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志

言立德之人志在於道貧賤之辱尚乃忘之則名

利之榮豈能動矣也

職繁而身逾逸官大而事逾少

以道理之故也

靜而無欲

志清靜而無所欲也

澹而能閑

心恬憺而能閑逸也

以此脩身乃可謂知道矣

言能以此六者脩身然後乃可謂之知道矣也

不知道者釋其所以有求其所未得

不知道之人則釋其已之所以有而求其已之所
未得者也

神勞於謀知煩於事

勞於分外故也

福至則喜禍至則憂禍福萌生終身不悟此由於不
知道也說苑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

山高而後有雲雨也

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

水深而後有蛟龍也

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矣

道成而後有福祿也

萬物得其本則生焉百事得其道則成焉

本亦道也

公正章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爲

夫天覆於上地載於下日月之爲臨燭四時之有
代謝而豈有私哉

忍所私而行大義可謂公矣

夫志士仁人佐時匡主順天地之道行公正之心
不以親昵而變其情不以利害而易其操故周公

誅其弟石碯戮其子行大義而滅其親如此者可謂公矣也

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

智而用私彌長其邪愚而用公轉近於正

人臣之公者理官事則不管私家

營私家則官事不成

在公門則不言貨利

言貨利則公門不正

當公法則不阿親戚

阿親戚利公法不行

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

避仇讎則野有遺賢左傳曰外舉不棄讎

忠於事君仁於利下

言人臣之公者事君則盡忠利下則盡仁

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

伊尹呂望也論語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又曰君子羣而不黨

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也

伊呂忠義於湯武公正於殷周竭意君朝無心私室故得功存於古名顯於今可謂人臣之公也

理人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公而已矣

唯公可以當此一焉

唯公心可以奉國唯公心可以理家

言無公心則不可理家奉國矣

公道行則神明不勞而邪自息

公道既行則人皆正直故神明不勞而姦邪自息也

私道行則刑罰繁而邪不禁

私道既行則人皆虛詐故雖繁其刑罰而姦邪不止也

故公之爲道也言甚少而用甚博

公正無私其事易立故出言雖少而所用則博也
夫心者神明之主

神不心不明故以心爲主

萬理之統也

統攝萬理皆由於心也

動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故古之君子先正
其心

言動發心神不失其正則雖天地之大亦可感矣
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是以古之君子樹德立功

者莫不先正其心矣也

夫不正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鑒於流波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見其善惡而物無怨者以鏡水至公而無私也鏡水至公猶免於怨而況於人乎

言人能公正者則必不能怨也矣

孔子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

言榮辱隨其所行也

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

禍福由榮辱而生也

何謂六正六邪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
謂事未發之時

照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
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

謂使功格上天德流後裔也

天下稱孝焉

稱主之孝

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虚心白意

白謂潔白

進善通道

通有道之人於其君

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

勉謂勸勉諭猶曉也長策若張良八難陳平六奇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孝經曰將順其美鄭元曰善則稱君又曰匡救其
惡鄭元曰過則稱已

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

伐猶取也言功事立雖由於已而皆歸之於君不敢獨取其勞也

如此者大慝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

毛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進賢不懈

進舉賢良而不解怠

數稱於往古行事以勵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

往古行事者謂往君所行之事若堯舜禹湯者稱之以勵其君

如此者忠臣也四曰察見成敗早防而救之

謂察見其君有成敗之事則早設智謀以防救之也

引而復之

君若已有傾敗則引使復其未有之時

塞其間

塞君爲惡之間隙也

絕其源

絕君爲過之根源也

轉禍以爲福令君終以無憂

能轉君昔時之福以爲今日之福而令終世無憂

也

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

文謂簿書也職主也

辭祿讓賜不受贈遺

言以貞白自居故雖有祿贈皆讓而不受也

衣服端齊食飲節素

守其廉潔不爲奢侈

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

雖國之昏亂惡貞醜正任姦用邪而不諂諛以曲

從君意

然而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
國安不悔所行

夫昏虐之君好行誅戮怒忠直之士喜諂佞之人
而能不憚嚴顏面言過失不辭身死冀護國得安
故龍逢以亡比干以喪志存必誅故不悔所行也
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六邪一曰安官貪祿

安其所居之官貪其君之爵祿

營於私家不務公事

營私家之榮弄公室之事

懷其智藏其能

不用之以匡其君也

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

言君思其善論想其良策同於飢渴猶不肯盡節
以告之也

容容乎與代沈浮上下左右觀望

容容自安之貌左右觀望言希旨而取容

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
言進退隨君不爲匡諫也

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

隱猶私也言私求具主之所好之物而進之以快

其主之耳目心意也

儉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

言苟得與君合志同爲歡樂豈顧有其後害也
如此者諛諂也三曰中實誠險外貌小謹

內慢而外恭也

巧言令色

論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又心疾賢

疾害賢能恐君用之

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

其美

冀已意之得行

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

皆由進人退人不實故也

如此者姦慝也四曰智足以飭非辯足以行說反言
易辭而成文章

能令是非無定所也

內離骨肉之親

弃宗族也

外妬亂朝廷

自序
二二五
陷良善也

如是者讒慝也五曰專權擅威

威權皆在於已而不由其君也

持操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

擅發已情持操國事以爲輕重於其私門成其朋黨以富其家業也

又復增加威權擅矯主命以自貴顯

又增已之權矯主之命而作威作福以自尊顯也如此者賊慝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不義

進諂媚之言用邪僻之行而使其君陷於不義

朋黨比周以蔽主明

讒佞之人共爲朋黨以蔽主之明不得使其彰著也

入則辯言好辭

諂於主也

出則更復異其言語

謗其君也

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

間猶隔也言能點白作黑飾非爲是使白黑是非無隔別也

候伺可不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
謂候伺君之行事謫毀以成其惡如可推尋因而
附會以爲實然遂使主之過惡彰布境內流聞四
隣也

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忍處六正之道不
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

見人所樂

死則見思

見人所思

此人臣之術也

匡諫章

夫諫者所以匡君於正也

謂匡救其君使合於正道

易曰王假饗饗匪躬之故

易曰饗卦六二爻辭也王輔嗣曰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饗饗匪躬之故也

人臣之所以饗饗爲難

臣之事君鮮能忠正故以饗饗之材爲難也

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除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而不諫者忠臣不忍爲也

忠臣則必諫其君

春秋傳曰齊景公坐於遯臺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享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杜預曰濟益也

君忍亦然

杜預曰亦如羹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杜預曰否不可也

惡獻其否以成其可

杜預曰獻君之否以成君之可也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惡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人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杜預曰詩頌殷中宗也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旦平也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也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家語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愼從君命忠乎孔子不對又問三皆不對趨而出告於子貢曰公問如此爾以爲何如

爾汝也

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愼從君命忠矣夫子奚疑焉奚何也

孔子曰鄙哉爾不知也昔萬乘之主有諍臣七人則主無過舉

言舉事無過失也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

道不失天下

千乘之國有諍忒五人則社稷不危

孝經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百乘之家有諍忒三人則祿位不替

替廢也孝經曰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
家

父有諍子不陷无禮

孝經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士有諍友不行不義

孝經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子從父命奚詎爲孝
恩從君命奚詎爲忠

言其不得爲忠孝也
孝經曰從父之令焉得爲孝
乎鄭元曰委曲從君父之令善只爲善惡只爲惡
又焉得爲忠臣孝子乎

新序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
畏死不言非勇士也
能諫暴君不畏其死乃爲忠勇

見過則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

見君之有過則犯顏而諫
而不用則以死繼之
可謂忠之至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
對曰大臣重祿

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言此三者皆國家之大患也

公曰善乃令曰臣有欲進善言而謁者不通罪至死謁者官名也言臣欲有進善言於其君而謁者之官不通聞於上則罪至於死

說苑曰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

夫臣於人者不其難乎察通變之理識安危之機然復可以事其君矣故書曰爲臣不易

君有過失而不諫諍將危國家殞社稷也

見君之有過失而不能盡忠以諫諍則是將欲危其國家殞其社稷也

有能盡言於君

謂盡忠貞之言於其君無所藏隱也

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

君用其言則留不用其言則去也

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諍

謂能以死諍其君也

有能率羣下以諫君

羣下謂衆臣也

君不能不聽

言必聽也

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

由其用諫故也

竟能尊王安國者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反君之事
謂奪君之私心歸之於正義

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而成國之大利者謂之弼故
諫諍輔弼者所謂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貴也

言諫諍輔弼雖事迹有殊至於安國寧人其功不

異故俱謂社稷之臣而明君之所貴也

又曰夫登高棟臨危檐而目不眴心不懼者此工匠之勇也

眴猶動也

入深泉刺蛟龍抱鼃鼉而出者此漁父之勇也入深山刺猛獸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也臨戰先登暴骨流血而不辭者此武士之勇也居於廣廷作色端辯以犯君之嚴顏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

杜預左傳注曰軒大夫車

後雖有斧鑕之誅未爲之懼者此忠臣之勇也君子

於此五者以忠愍之勇爲貴也

夫武士獵夫工匠漁父雖有匹夫小勇而不能成其大功至於忠果之臣公正之士廣庭作色犯主嚴不顧乘軒之榮不憂斧鑕之戮而使國安人泰理定功成道著當時名流後代故爲君子之所貴也

代要論曰夫諫諍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
矯君之枉正君之非
救上之謬也

救君上之謬誤

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

害於理人之事

害於事則危

國不安也

故論語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鄭元曰相扶工者也

然則扶危之道莫過於諫

諫則無傾危也

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忤家之將興貴在諫子若君父有非忤子不諫欲求國泰家榮不可得也

孝經曰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
鄭元曰君父有不義臣子不諫諍則亡國破家之
道也

臣軌上終

臣軌下

誠信章

慎密章

廉潔章

良將章

利人章

誠信章

凡人之情莫不愛於誠信

誠謂無虛操信謂不愆期言能忠誠信實者則人皆愛矣

誠信者卽其心易知

言無誠信者則不可知矣

故孔子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

呂氏遺言
一
上有誠信則易事下有誠信則易知

非誠信無以取愛於其君非誠信無以取親於百姓
人有誠信則君愛之君有誠信則人親之言致親
愛唯在誠信也

故上下通誠者則暗相信而不疑其誠不通者則近
懷疑而不信

言君臣誠通者則暗合而無疑誠異者則雖近而
不信也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鄭元曰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鄭元曰大車栢車小車羊車輓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節之車待輓軌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
呂氏春秋曰信之爲功大矣

謂天地四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待信而成故曰大也

天行不信則不能成歲地行不信則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夏之德暑暑不信則其物不長秋之德雨雨不信則其穀不堅冬之德寒寒不信則其地不剛夫以天地之大四時之化猶不能以

不信成物況於人乎

言人不可以無信也

故君臣不信則國政不安

有傾危也

父子不信則家道不睦

失孝慈也

兄弟不信則其情不親

無恭友也

朋友不信則其交易絕

不能久也

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者其唯信乎

信則終始不二

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襲猶服也

則可以暢於神明通於天地矣

暢亦通也

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道孔子對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信而後求智焉

言弓不調而勁則摧折馬不服而良則泛佚士不

信而智則虛詐也

若士不慙信而有智能譬之豺狼不可近也

夫士無慙信而有智能適足助其姦雄之材而爲亂君父師比豺狼而縱虐其可近哉

昔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

鄭元曰政有此三者則國強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鄭元曰言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

已食又可去也

體論曰君子脩身莫善於誠信

言誠信乃脩身之本

夫誠信者君子所以事君上懷下人也

懷歸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與期焉

有信故也

此以誠信爲本者也故誠信者天地之所守而君子之所貴也

片車
天地有誠信然後萬物成君子有誠信然後百行
著故天地所守君子所貴也

傅子曰言出於口結於心

結謂纏結

守以不移以立其身

謂守其前言而不移易也

此君子之信也故爲臣不信不足以奉君爲子不信
不足以事父

奉又事也言事君事父不可以無信

故臣以信忠其君則君臣之道逾睦子以信孝其父

則父子之情益隆

言臣不能以信忠於其君則君臣之道離貳子不能以信孝於其父則父子之情衰薄也

夫仁者不妄爲

爲得其時

知者不妄動

動合於禮

擇是而爲之

不爲非也

計義而行之

計合於義而後行之

故事立而功足恃也身沒而名足稱也

由其動爲不失故也

雖有仁智必以誠信爲本故以誠信爲本者謂之君子

言雖有仁智苟無誠信則不可以爲君子也

以詐僞爲本者謂之小人

言小人必無誠信也

君子雖殞善名不減

身沒而名揚也

小人雖貴惡名不除

位隆而惡著也

慎密章

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

謂若魯參顏回之儔

謀慮機權不可以不密

謂若孔光陳寵之儔

憂患生於所忽

忽輕也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所忽也

禍害興於細微

言禍害之事皆從細微而起故蟻溜漂都突煙樊
邑也

人忍不愼密者多有終身之悔

夫不愼於始則禍成於末雖終身積悔其可及哉
故孟德長恨於英雄智伯永慙於水灌也

故言易洩者召禍之媒也事不愼者取敗之道也明
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謀者謀於未兆愼者愼
於未成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

早慮則不困早豫則不窮故書曰敬戒無虞易曰
思患豫防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

爲所非爲必致傾危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憂患不至而吉乃大來也
唯智者能之

若非智者則必有其憂患也

故恐懼戰兢所以除患也恭敬靜密所以遠難也終
身爲善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失之毫釐以差千里成之難毀之易雖終爲善而
一言敗之不可不慎也

夫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
論語曰駟不及舌鄭元曰君子過言出口駟馬追
之不及也

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

人之出言若不當於理則及自傷已同於兵刃也
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

邇近也若言布於人行流於遠雖欲復止其可得
乎故君子慎之也

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

韓康伯曰樞機制動之至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夫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
乎其所不聞

言於未覩未聞之前而戒懼之故能免於患難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言隱微尤爲顯見以其無隱不彰無微不著故也
是故君子慎其獨

獨謂獨居

在獨猶慎况於事君乎况於處衆乎

言事君處衆則慎之彌甚也

昔關尹謂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

影長身短則影短

響隨言而美惡影隨身而短長以逾憂患寵榮亦隨人所行也

言者所以召響也身者所以致影也

言之所以召響身之所以致影亦猶慎之所以致福慢之所以召禍也

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身將有隨之

而汝也言禍福之理既由人而興故當慎汝之言慎汝之身

昔賢臣之事君也入則造膝而言出則詭詞而對

人或問之則不告以實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
爲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詞辭善則其稱君過則
其稱已也

其進人也唯畏人之知不欲思從已出其圖事也必
推明於君不欲謀自己造畏權而惡寵

畏其威權惡其貴寵而不欲居之

晦智而韜名

晦其深智藏其美名不欲使人知之韜藏

不覺事之在身不覺榮之在己

言能混齊榮辱

人閉其口我閉其心人密其外我密其裏

裏猶內也心尚閉之況其口乎內尚密之況其外乎

不慎而慎不恭而恭

或於無形

斯大慎之人也故大慎者心知不欲口知其次慎者口知不欲人知

口知謂口言也

故大慎者閉心次慎者閉口下慎者閉門昔孔光稟性周密凡典樞機十有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藁

謂進言於其君也削草藁者懼其事洩於外
沐日歸休兄弟妻子讌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言其義慎溪也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

溫室殿名也在長樂宮中

光默而不應更答以他語

捨溫室之樹而別以他語答之

若孔光者可謂至慎矣故能終身無過享其榮祿
周密故無過至慎故享祿也

廉潔章

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

清靜無爲天之德也人能體之則天與之時所謂
用天之道矣

恭廉守節則地與之財

恭廉守節地之德也人能體之則地與之時所謂
分地之利矣

君子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毀廉

言君子之人雖處富貴不以奢侈之養而傷其身
雖居貧賤不以無義之利而毀其廉言所爲必合
於道也

知爲吏者奉法以利人不知爲吏者在法以侵人
言知爲吏之道者則奉公法以利人不知爲吏之
道者則枉公法以侵人也

理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寶也

吏能廉平則患難遠已故爲寶也

非其路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
越分故也

知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
知其不可故也

是以遠害而名彰也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

保其身富財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

夫不義而處富財必招却奪之患無德而居高位必踐傾危之災故富財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性廉潔也

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恪且不顯國也

仲孫不曉文子之意故發此言

文子曰然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

欲與國人同其好惡

且吾聞君子以德顯國不聞以妾與馬者夫德者得之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也

若唯自得則不足以行矣

若獨貪於奢侈好於文章是不德也何以相國

文章謂錦綺之屬也

仲孫慙而退韓宣子憂貧叔何賀之

賀其貧也

宣子問其故對曰昔欒武子貴而能貧故能垂德於後今吾子之貧是武子之德能守廉靜者致福之道

也吾所以賀宣子再拜受其言宋人或得玉獻諸司
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杜預曰玉人能治玉者也

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
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公儀休
爲魯相使食公祿者不得與下人爭利

爭商賈之利也

受大者不得取小

大謂君祿小謂人利也

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君魚何

故不受公儀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
魚

言已爲相祿足以自給其魚

今受魚而免相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良將章

夫將者君之所恃也

恃之以禦侮也

兵者將之所恃也

恃之以勝敵也

故君欲立功者必推心於將

推其誠心於將

將之求勝者先致愛於兵

致其慈愛於兵

夫愛兵之道務逸樂之務豐厚之不役力以爲已不貪財以殉私內守廉平外存憂恤

言將愛兵之道務使其逸樂豐厚不可役兵之力以爲於已不可貪兵之財以殉其私內守廉平之性外存憂恤之心也

昔竇嬰爲將置金於廊下任士卒取之私金且猶散施豈有侵之者乎吳起爲將卒有病癰者吳起親自

吮之其愛人也如此豈有苦之者乎夫將者心也兵體者也

言兵將共爲心體也

心不專一則體不安將不誠信則卒不勇

言心能專一然後體安將有誠信然後卒勇也

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

必以其身先於士卒而不避矢石之害也

暑不張蓋寒不被裘軍井未達將不言渴

達謂徧得汲也

軍幕未辨將不言倦當其合戰必立矢石之間所以

齊勞逸共安危也夫人之所樂者生也所惡者死也然而矢石若雨白刃交揮而士卒爭先者非輕死而樂傷也夫將視兵如子則兵事將如父將視兵如弟則兵事將如兄

若將無子弟之恩則兵無父兄之敬皆由其將也故語曰父子兄弟之軍不可與鬪由其一心而相親也是以古之將者貴得衆心

言以得衆心爲貴也

以情親之則木石知感況以愛率下而不得其死力乎

言將若能以情親其士卒則雖曰木石猶感應矣
況以仁愛率下而不得其死力乎言其必得之矣
孫子兵法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
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

謂因地高下制其避就之形也

兵因敵而制勝

謂因敵虛實制其尅捷之勝也

兵無常道

隨時之變

水無常形

任地之勢

兵能隨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良將也所謂虛者上下有隙將吏相疑者也所謂實者上下同心意氣俱起者也善將者能實兵之氣以待人之虛不善將者乃虛兵之氣以待人之實虛實之氣不可不察

虛者喪兵之本實者勝敵之源得失由之故不可不察

昔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爲勝吳子曰兵以整爲勝武侯曰不在衆乎

武侯之意以衆爲勝矣

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

杜預左氏傳曰鼓以進軍金以退軍

所謂整者居則有禮

有軍旅之禮也

動則有威

有征伐之威也

進不可當退不可追

進退不失其宜故也

前却如節左右應麾

謂得前却之節應左右之麾也

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
是之謂禮將也吳起臨戰左右進劒吳子曰夫提鼓
揮枹臨難決疑此將軍也

軍法合戰則將自鼓也

一劒之任非將事也夫將有五材四義知不可亂明
不可蔽信不可欺廉不可貨直不可曲此五材也受
命之日忘家出門之日忘親張軍鼓宿忘主

宿謂止宿鼓以進之

援枹合戰忘身此四義也將有五材四義百勝之術

也

謂得百戰百勝之術

夫攻守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

言攻戰守備之法無恃其敵不來當恃吾有備以待之無恃其敵之不攻當恃吾之兵整不可攻也夫將若能先事慮事先防求防如此者守則不可攻攻則不可守

我守則彼不可攻我攻則彼不能守言其進退由已也

若驕貪而輕於敵者必爲人所擒

□爲敵人所擒虜也

昔子發爲楚將攻秦軍絕饋餉

軍中饋餉無後繼之也

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其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

以其絕於饋餉故用升分菽粒言不能全菽也杜預左氏傳註曰菽大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

又問曰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

牛羊曰芻犬豕曰豢

後子發破秦而歸母閉門而不納

怒其失爲將之道故不許入門

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歟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足加美而士卒如有醉容懷其德也戰自五焉

士卒懷其恩德故至於戰陳各自盡力一當敵之五焉

異日又有獻一囊糗糒者

書曰峙乃糗糧孔安國曰皆當貯峙汝糒糒之糧

也

王又以賜軍士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足踰嗑

嗑咽喉也

士卒如有飫容

飫飽也

懷其恩也戰自十焉

一當敵之十也

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蒟豢黍

梁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其上
死地謂升分菽粒康樂謂蒟豢黍

雖復得勝非其術也

言非爲將之道術也

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然後得入及後爲將乃與士卒同其甘苦

能齊其勞共安危也

人懷恩德爭先矢石

爭先犯於矢石

遂功名日遠若子發之母者可謂知爲將之道矣
趙孝成王時秦攻趙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爲將括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也

言括之才不任將帥

始妾事其父

括之父奢

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

親自奉飯以十數者所以厚養其士欲盡其力
所交者以百數

以友道交之者又百數也

大王所賜金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共之

不獨受君之賜

受命之日不問家事

專於君命

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

東向而朝者避君之南面也

軍吏無敢仰視之者

言括不撫士故軍吏懼也

王所賜金帛歸悉藏之

不與士卒共之

乃曰視便利田宅可買者

欲取之以自益

父子不同執心各異

奢仁惠括貪虐

願王勿遣

勿遣代廉頗也

王曰吾計已決矣

謂用括之心已定矣

括母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

言括之有罪必坐於已也

王曰不也

言必不使罪相及也

括遂行代廉頗爲將四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

終如括母之言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見擒制故以覆爲文也王以括母先言不加誅也若趙括母者可謂豫識成敗之機也

利人章

夫黔首蒼生天之所甚愛也

書曰惟天惠人史記曰秦命人爲黔首

爲其不能自理故立君以理之

左傳曰天生人而樹之君

爲君不能獨化故爲臣以佐之

書曰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夫臣者受君之重位牧天之甚愛

牧養也

焉可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
利人事主則思安俗故居上而下不重處前而後不
怨

言君子既能利人安俗故居上而下不以爲重處
前而後不興其怨

夫衣食者人之本也

人非衣食不生故爲人之本也

人者國之本

國非人不立故爲國之本

人恃衣食猶魚之待水國之恃人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無足則不可以步故夏禹稱人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皆引過以歸也

是以爲恩之忠者先利於人

利人然後乃爲忠也

管子曰佐國之道必先富人人富則易化是以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

不相襲也

然俱王天下者必國富而粟多

言國富粟多乃可以王於天下

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

貴其農也

勸農之急必先禁末作

末作謂雕文纂組也

末作禁則人無遊食人無遊食則務農

務勤農業

務農則田墾

墾開也

田墾則粟多

倉廩實也

粟多則人富

百姓足也

是以古之禁末作者所以利農事也

末作妨於農事故禁

至如綺繡纂組雕文刻鏤或破金爲碎

謂雕文刻鏤也

或以易就難

目 車 卷 二
二 三
謂綺繡纂組也

皆非久固之資徒艷凡庸之目如此之類爲害實深
故好農功者雖利遲而後富好末作者雖利速而後
貧但常人之情罕能遠計弃本逐末十室而九

本謂農功未謂末作

纔逢水旱儲蓄皆虛良爲此也

爲弃本逐末故也

故善爲政者必先爲君除害興利所謂除害者末作
也所謂興利者農功也夫足寒傷心人勞傷國自然
之理也養心者不寒其足爲國者不勞其人

爲猶理也

臣之與主共養黎元必當省徭輕賦以廣人財

謂省人徭役十一而稅也

不奪人時以足人用

論語曰使人以時

夫人之於君猶子於父母未有子貧而父母富子富而父母貧

言必同其貧富也

故人足者非獨人之足國之足也人匱者非獨人之匱國之匱也是以論語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孰誰也

故助君而恤人者至忠之遠謀也損下而益上者人
怨之淺慮也

謂減損下人而增益君上

賈子曰上古之代務在勸農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
蓄九年耕而餘三年之蓄三十年耕而人餘十年之
蓄故堯水九年湯旱七載野無青草而人無飢色者
誠有此備也

有此勸農之備

故建國之本必在於農忠臣之思利人者務在勸導

家給人足則國自安焉論曰夫君臣之道上下相資
喻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翼

管子曰齊桓公歎曰孤之有仲父若飛鴻之有羽
翼也

故至神攸契則星象降於穹蒼妙感潛通則風雲彰
於寤寐

王文憲集序曰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易曰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其同體也則股肱耳目不足以匹其同其益政也則
麴蘖鹽梅未可以方其益

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諒直之操由此而興節義之風因斯以著是知家與國而不異君與親而一歸顯已揚名惟忠惟孝每以宮闈暇景博覽瓊編觀徃哲之弼諧觀前言之龜鏡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未嘗不臨文嗟尚撫卷循環庶令匡翊之賢更越夔龍之美

夔龍皆虞舜之臣也

爰申翰墨載列縑緗何則榮辱無門惟人所召

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若使心歸大道情切至忠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

務守公平貴敦誠信抱廉潔而爲行懷慎密以修身
奉上崇匡諫之規恤下思利人之術

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論語曰因人之所利而利
之

自然名實兼茂祿位俱延

莊子曰名者實之賓

榮不召而自來辱不遣而斯去然則忠正者致福之
本戒慎者集慶之源若影隨形猶聲逐響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凡百羣彥可不勗歟

垂拱元年撰

臣軌下終

